

乾隆游江南

第十八回 摇刘阁老屡代光昌 赵芳庆武艺无双

诗曰：

姑苏天下最繁华，吴王霸业至今夸。

子胥经济兼雄略，一腔忠义在邦家。

且说哪叱冯道德，飞步赶胡惠乾，一路追到顺母桥边，已经赶上，满心欢喜，用尽平生千斤神力，一拳照正后心打来，十分厉害。莫说胡惠乾曾经受伤挡他不起，就是铜皮铁骨也挡不起。五枚一眼见去，叫声不好，急忙抢步上前，伸开右臂，往上尽力一格，大叫：“为兄在此，三弟不可动手！”因是要救胡惠乾，自己不觉用力太猛，这一架，早把个冯道德一连退了十多步，震得手臂酸麻，出其不意，大吃一惊，晃了两晃，方才站稳。五枚含笑上前，口称：“贤弟，为兄的一时着急，恐你伤了惠乾性命，冒犯之处，切勿挂怀。”说罢连连拱手谢罪。冯道德向来与其同师学艺，平素知他厉害，适才这一格，尚且如此，谅来敌他过。他与至善最厚，彼此同门即如自己的一般，平生最肯锄强扶弱，当年雷老虎师徒父女，也曾遭他手上。今日来助胡惠乾，我若不见机，不但徒弟之仇报不成，连自己也有些不妥。想定主意，慌忙上前稽首，口称：“小弟岂敢见怪，只不知师兄法驾几时到此？请道其详。”五枚答道：“为兄的云游到此，偶尔相逢，不知贤弟因甚与这胡惠乾结下深仇，下此毒

手？”道德两泪交流，遂将三个得力门人陆续丧在胡惠乾及这班少林门徒暗算之手，从头至尾，仔细说明，“还望师兄秉公与小弟作主，为小徒伸冤，感激不尽。”五枚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原是牛化蛟不对，不该贪图别人钱财，与自家同道做对。贤弟你也失于检点，听任旁人摆布，打发吕英发、雷大鹏下山。胡惠乾乃是一个孝子，立志为父报仇，原与你武当山风马牛两不相及，并非有心敢欺贤弟。至于拚命争持，拳脚之下，性命所关，断难饶让！贤弟既将他手骨打断，现在人虽未死，已成残废，此恨亦可尽消。若听愚兄调处，推念他师父及我的面上，就着胡惠乾众师兄弟，公众出银，抚恤三位令徒家属，每家止泪洋一万元，另外打斋超度，在贤弟跟前叩头认罪，此后不得再与锦纶堂争斗，彼此讲和。若不听为兄的好言相劝，听凭贤弟高见便了！”冯道德听罢这番议论，自己低头一想，谅难对敌，当初原是牛化蛟这畜生贪财惹祸，自己作死，我也一时错见，白白断送两个徒弟。今日既这老尼前来，硬做架梁，替他们出力，此仇定然难报，我再不见机放手，只怕自己也有性命之忧。只得权且忍气，说道：“师兄见教，小弟怎敢不依？只是三个徒弟，一并无辜死在胡惠乾暗算之手，十分凄惨。若果功夫不及，死在拳脚之下，倒也无怨。今日若将胡惠乾轻易放过，旁人必要耻笑，说小弟无能。还望师兄与我做主。”五枚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动不动以报仇为名，械斗经年累月，不知伤害许多人命，一则目无王法，二来也非你我出家人所宜。你今定欲打死胡惠乾，我纵然不理，他是二弟至善和尚心爱之人，谅难容得你。还是听我良言，及早放手，免失和气为妙。”冯道德无奈，只得勉强应允，锦纶堂各行友，听见胡惠乾永不

滋事，亦皆愿意讲和。所有街上来看之人，及西关一带各店铺，因不能各安生业，齐声称赞：“这位老师太，果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方才所论，极为有理，不但保全许多无辜性命，连我等附近各街邻，均沾厚德。”五枚连称：“不敢！出家人有何德能，谬承诸施主夸奖？殊切不安。”随着，胡惠乾带着伤与师兄弟一同上前，在三师叔跟前跪下，一齐叩头谢罪。约定择了吉日，就在擂台之上，改设坛场，请了七七四十九个高僧，打斋建醮，超度牛化蛟、吕英布、雷大鹏及胡惠乾父亲及机房中伤亡各位行友，早登仙界。随即送回补致安家银两。那冯道德为势所逼，不得不从，忍着一肚子冤气，带领众人同返锦纶堂中，对众人说：“这老尼十分凶勇，连我也制他不住。有他出头帮着，胡惠乾此仇此恨，料不能报，所以只得从权应允，再作道理。”自古道，蛇无头而不行。众人见老道士尚然如此畏惧，谁敢惹祸，也就各不多言。

再说五枚不回龙庆庵，与众师侄到老城光孝寺武馆中，身边取出接骨还魂丹，亲与胡惠乾服下，外用生雄鸡一只，和药捣匀敷上，立刻止痛，将筋骨接好，真所谓药到伤痊。胡惠乾及众师兄弟，叩谢大师的活命深恩。五枚扶起各人，说道：“自家子侄，何必如此多礼？”是日馆中，备办荤素酒筵，款待五枚。众英雄轮流把盏，饮至黄昏，始用轿送回龙庆庵安歇。有事则详，无事则略，屈期建醮已毕，冯道德先回武当，五枚亦回云南，又那方孝玉父亲亡故，兄弟三人与苗氏庶母，扶柩回肇庆安葬，各兄弟送别之后，亦陆续回乡省亲去了。只有洪熙官及童千斤两个在省，见各师兄弟散去，极无乐趣，遂将武馆军装气概一切持用物件，权且寄放

光孝寺中，关了馆门，各自回家歇宿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圣上因欲游玩苏、常风景，兼亲访白太官、甘凤池二人，以备他日将才之选，是日水波庄大开筵席，诸人执盏饯行，送出庄外。周日青仍负了衣包被褥，跟随在后。由崇明到苏甚近，车舟便捷，因欲沿途游览，自航抵南汇、上海、嘉定、太仓、昆山，一路采风问俗，夜宿晓行，行了半月。一日时已将暮，红日衔山，行抵苏州娄门入城，直行至护龙街，已见满街灯火，夜市喧闹。抬头见客寓灯笼，大书“得安招商客寓”字样，二人径入。寓主姓张，号慎安，苏州洞庭山人，见客进门，殷勤接待，自不必言。日青即择定安静房间，将包袱放下。寓主命厨司速办晚膳。

且说白太官来苏访友，今已他去；而甘凤池，因得其在水波庄为佣之至亲毕成名来信，详言近日水波庄诸事，及圣上与周日青面貌。甘凤池得信之后，因自思流荡江湖，终非上策，极欲俟圣上来苏，得一引进之人，献呈技艺，得邀奖赏，始不负此一生习练苦功。一日独行护龙街，过得安客寓，忽见二人站在门口，寻思面貌，恰与至亲毕成名信中所说圣上及周日青相同，心中大喜，遂径向寓主详问二人来踪，更加欣悦。正苦无人引见，忽见周日青独在庭中看月，甘凤池即上前施礼，彼此询问，早各知名。寓主在旁，不知就里，见他们一见如旧相识，疑是旧友。当时日青即行禀明圣上，立蒙召见。圣上见他生得魁梧奇伟，名望相符，十分欢喜，即赐以游击职衔。因其在苏已久，熟人太多，不便同行，令他暗中随驾，将来入都授职。甘凤池遵旨，谢恩退出，嗣后唯与日青时常谈心，结为兄弟。是夜圣上用过晚膳，日青因身子困倦，欲思早睡，圣天子独自一人出游夜

市。是时六街三市，一齐点着各式各样玻璃洋灯，五彩辉煌，如同白日。每店排列三层花样，颜色各自不同。大店馆每层用灯五六十盏，小店铺亦有二十余盏，斗巧争奇，彼此赌赛。就那剃头铺，点得如灯店一般，间间都是上中下三层，坐满了人。剃头招牌上写着“向阳取耳，月下剃头”字样。圣天子心中诧异，难道这苏州地方，日里都不剃，定要晚间剃的么？随向旁边一位老翁请教这个缘故。老者道：“原来客官初到敝地，不晓我们此处晚上剃头的规矩，待老拙说与你知道。这苏州日间剃头，有两等行情，若剃牵头，都是那班相公们，做摩骨修养的功夫，把客人的邪火摩动，就像妓女一般，做那龙阳勾当，所花的银子，或数两，或一二两不等；若剃素头，剃头打辮，取耳光面，摩骨修养，五个人做五层功夫，最省不过也须每人给钱五十文，手松些的，或一百，或二百不等，所以动不动剃一回，费却一千八百，不以为奇，故而日间剃者甚少。这晚上不论贵贱，都是十六个铜钱，剃一个头，打一条辮，其余一概不做，故而这些人均是晚上剃头居多。”圣天子闻名点头微笑，拱手道：“多蒙指教。”转身向着那边走去，更加热闹。姑苏夜市，天下有名，近水一带越觉好看。遥望那花船酒艇，来往游行。娼寮中，万盏银灯一齐点着，映得水面上上下下通红。耳边只听得琵琶箫管，弦索笙歌，悠扬快乐。太湖里小艇如梭，飘摇荡桨，果是繁华富丽无双。此时，天子龙颜大悦，顺步走近码头，早有船上少妇，一群儿抢上前来，你扯我拉，口称：“老爷，我的船又轻便又宽舒，十分洁净，游湖探妓，请上船来。水脚价钱，听凭赏赐。”众口合声都道自己船好。圣天子拣了一只上等花船，踏跳登舟，走进中舱，

将身坐下。艇家一面开船荡桨，口中请问：“老爷，要去游湖，还是回府饮酒？”只见那艇稍后面，走出一对十二三岁俊俏女童，罗绮满身，打扮齐整，一手用茶盘托出一盅龙井香茶，放在机几之上，一手捉银水烟筒，吹火装烟。艇中摆设倒也不俗。圣天子说道：“你且与我到那热闹地方游玩一番，再到那本处第一等有名的妓女寮中去饮酒便了。”艇家听罢，将船望着湖中极盛之处慢慢摇来。圣天子推窗纵目，畅饮欢游。

且说苏州有一富翁，姓张名廷怀，表字君可，家资百万，最爱结交天下英雄、四方豪杰，生平最好锄强助弱、济困扶危，性情慷慨，挥金如土。因此，学就浑身本领，文武全才，所以太湖强人，绿林响马，一闻他名，无不倾心仰慕。若是正人君子，寄迹其中，借此隐名埋姓，虽为强盗，心存忠义的人，他亦广为结纳。其祖上历代贩卖两淮私盐，所以绿林朋友，彼此相通，取其缓急之际，借为照应。因此廷怀所运私盐，贩往各处埠头，历年未曾失手。家中广有姬妾，生性最好狎邪，不惜缠头。若遇才貌双全之妓，更觉称意，挥霍不吝，烟花队里，行户人家，无不均沾其惠。因此，苏杭地方四花船行中起了他一个浑名，叫做“品花张员外”。是日，也雇了一只长行快艇，顺流飞桨，沿途驶行，其快如箭，迎面而来。是时微有月色星光，一时趋避不及，与天子所坐花船挨舟擦过。快船人多力大，一声响，早将花艇桨杆撞折，船身震动。船妇高声喝骂索赔，快艇水手不依，彼此口角相争，惊动了张廷怀，步出船头，询问缘故，随将自己水手责备一番，即着手下人拿了三吊铜钱，送过船来，说道：“这钱是张老爷赏你买桨杆的，不必吵了。”

此际圣天子也到船头上来观看，意欲调停此事，听见他先将自己水手骂了一回，随拿钱来赔偿，此人举动大方，谅来定是一个豪杰。随问船妇道：“小小桨杆，能值几何，焉可破费他主人赔钱？待我多赏你一二两银子便了。”船妇即忙将钱送还过去，张君可连连拱手道：“适才冒犯宝舟，原是小弟快船水手粗鲁，老先生既不见罪，又将小弟所赔之钱还转来，小可愧感不安！望乞赐示尊姓大名，以资铭感。”圣天子即忙以礼相还，答道：“些些小事，何足挂怀！在下姓高，名天赐，乃直隶顺天府人氏。不敢动问仁兄上姓尊名，贵乡何处？”廷怀忙道：“小弟即是本处苏州人，姓张名廷怀，字君可，因欲以探望相知，不期得遇高兄，实乃天缘凑合，断非偶然。古人云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如蒙不弃，何不请过小舟，一同前往，俾得少尽地主之谊，实乃三生之幸！”天子举目将他一看，见他仪表非常，年约三旬，眉清目秀，面如满月，声音宏亮，举止端方，此人必是英雄，何不与他结识？观其品格，以备日后为国家出力，岂不为妙！立定主意，答道：“足见张兄雅爱，只是小未经拜访，造次相扰，殊切不恭。容日到府拜候奉陪何如？”这张廷怀天生一对识英雄的巨眼，一见高天赐龙眉凤目，满面威仪，年纪与自己相仿，谈吐间声若洪钟，目射神光，气象轩昂，居然是一个王侯品貌，一心要与他结纳，焉肯轻轻错过？即忙走近船旁，一手挽着花艇船边，踱将过来，躬身施礼，口称：“高兄，若果如此客套，非像你我英雄了。”天子还礼道：“既承雅爱，岂可再辞！”随即携着手，同到快艇中来，步进中舱，重新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见舱内陈设与那小花艇格外不同，所有名人字画、古玩桌几，色色华丽。水手及使用

下人，约有二十余人之多。献罢烟茶，廷怀吩咐：将那小花船，扣在自己快艇后稍，一路游玩，要到得月楼寮中去访姑苏名妓李云娘、金凤娇诸姊妹去。水手遵命，飞桨便往，一面摆点心糖果围碟等物，放在红木桌中。廷怀即请高兄上坐，彼此谦逊一番，方才就坐。二人谈论经纶，略用茶点。廷怀指点沿途经历景象，一切湖里繁华，证古评今。自吴王建业，子胥筑城到今，本朝所有先后贤人，圣天子层层考博。那张廷怀，议论风生，百问百答，极端渊博。廷怀有所难辨，天子亦详为讲解分明。彼此言语投机，各恨相见之晚。说话之间，船到得月楼一带娼船之前，快艇水手将艇扣好。将近万字栏杆旁边，圣天子举目看时，见一字儿湾泊着许多画栋雕梁铺金结彩极大的花船，大者高约丈余，长四五丈。舱内均建层楼，横阔丈余，或八九尺不等，四面花窗，式样奇巧，花内镶嵌玻璃。船头碧绿栏杆，上面挑出五色花绸遮阳。箫管琵琶，摆列船头。鸨儿与一班弦索手站立两旁，一齐打千，与二位老爷请安。张廷怀携着高天赐手，踏过船头。李云娘早已迎到舱门，笑道：“今日甚么风吹得二位贵人到此？”慢举金莲，上前万福。二人亦以礼相还。进得舱来，廷怀忙尊高兄上座，三人谦逊一回，方才分宾主坐下。丫环捧上三盅香茶，就在旁边伺候装烟。圣天子看那舱中陈设极富丽，两旁挂着许多名人题赠的诗词。留心看这李云娘，倒也十分标致，眉如新月，眼若秋波，面白唇红，腰肢婀娜，体态轻盈。虽不及沉鱼落雁之容，也有六七分姿色。只见他轻启朱唇：“请教此位贵客上姓尊名，仙乡何处？”廷怀忙道：“此位敝友，乃北京人，姓高名天赐。适才路上相遇，倾谈之下，随成莫逆之交，特地邀来拜访，博

览群芳。诸姊妹中谁人才貌称著，请来一会，以尽今日之欢。”高天赐连忙逊道：“岂敢岂敢！小可不过奉陪张兄到此以图一夕之欢，望勿见哂！”云娘答道：“素仰尊名，幸蒙光降，何乐如之！但敝姊妹中，难言才貌，诚恐辜负雅意，切勿见怪！”说着，钨儿早已听见，有新来北京大客，又是张员外好友，自然都是阔客，既要博览姑苏名妓，即刻将左右邻船几个有名的妓女，一齐妆扮得如仙子一般，送到云娘艇里来。一同上前，与二位客人见了礼，两旁坐下。就中有一个姓金，名凤娇，年方二九，生得玉貌花容，颇称苏州水陆教坊中班头领袖。虽则他貌如苏小，才胜薛涛，还在李云娘之上，只因他性情骄傲，恃才傲物，不肯做那迎新送旧转脸无情之态，即如富似张员外，稍有一言不合，他就冷淡如冰，不作曲意交欢，以图宠爱。诸如此类，与客无缘，虽然才貌超群，反落诸妓之后。今闻直隶高客人要访才貌双全之妓，谅必此人不俗，特意前来一会。看见圣天子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果然气概不凡，暗想这高客人，品貌虽高，只不知他胸怀如何，少间一试便见。彼此谈了些谦逊之言，钨儿来请到酒厅赴席，随一同步进中舱。酒厅当中大圆桌上摆了一席极其丰盛满汉酒筵，两边弦索手五音齐奏，丝竹并陈，却也华美不过。于是团团坐下，共倒金樽。酒至数巡。是晚乃七月初旬，暑气仍甚，仰见银河耿耿，月色溶溶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！高天赐偶然想得一联，乃道：“良朋相对，酒兴初浓，不可不以诗词记其盛。”随高声朗念出来。对曰：

新月如舟撑入银河仙姐坐。

廷怀不暇思索，应声对曰：

红轮似镜照归碧海玉人观。

金凤娇即唤侍媪小莺，拿了文房四宝，放在桌上，提起笔来写在那笺纸之上，彼此称赏一番。圣天子见这凤娇写得笔走龙蛇，也十分欢爱于他。张亦随即想出一联，提笔写在纸上道：

六木森森桃梅杏李松柏。

高天赐接过对曰：

四山出出泰华嵩岳昆仑。

廷怀大加称叹，倍相敬重。是日天气炎热，扇不离手。凤娇将自己手中棕骨金面纸扇，求高贵人大笔一题。高天赐接过扇儿铺在桌上，一挥而就，意存规诲，指点迷津。只见八句诗词咏道：

体态生成月半钩，清风流畅快心愁。

时逢炎热多相爱，秋至寒来却不留。

质似红颜羞命薄，花残纸烂悔难谋。

趁早脱身休落后，免教白骨望谁收。

金凤娇看罢，十分感激道：“贱妾久有此心。但恨未遇其人，非敢久恋此地。今蒙金石良言，这诗当为座右铭，以志不忘也！”圣天子道：“急流勇退，机不可失，愿各美人勉之。今日之会，殊快心怀，张兄何不就将美妓为题作诗，以见其概何如？”张君可即遵命，提笔写了八句道：

二八佳人巧样妆，洞房夜夜换新郎。

一双玉手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尝。

做就几番娇体态，装成一片假心肠。

迎来送往知多少，惯作相思泪两行。

李云娘见了道：“郎君所见不差，我辈心肠，原是假的。但

未可一概而论，此中未尝无人，至于当日李亚娇之遇郑元和，卖油郎之遇花魁女。若杜十娘之怒沉百宝箱，则倒是李生辜负于他。其余为客所累者，指不胜屈，安可不别贤愚，不分良莠乎？”金凤娇道：“员外应罚一盅。”于是复归席上，再倒金樽。饮至更深，张君可仍在云娘船内歇宿。圣天子就与金凤娇携手到他舟内，谈谈说说，吟诗下棋，不知不觉，将近天明，略为安歇。到了次早起来，洗过脸，仍到云娘舟中相会，略用茶点，君可取出纹银二十两，作为缠头之费，另付席金五两，赏赐开厅弦索手伺候人等三两，一总与云娘支点。遂二人携手作别，走出船头。二妓与鸨儿一齐送将出来，再三叮嘱后会之期，珍重而别。高、张二人各下原来花船快艇，站在船头，两下问明住址，殷勤作别。

且说圣天子来到岸边，赏了花艇三两银子，连赔带奖在内，即刻回店，与日青说知昨夜之事。用过早膳，换了衣裳，同日青直往张家庄而来。门上侍从人等认得主人新交贵人，连忙报入书房。廷怀大喜，倒屣相迎入内。三人一同见礼，分宾主坐下，茶罢细谈曲衷。圣天子随道：“张兄，你我既是相投，如蒙不弃，何不结为八拜之交？日后手足关照，岂不为美！”君可道：“小弟久有此心，未敢造次启齿。”就命家人备办三牲酒礼，当天拜为生死之交，排起年庚，高天赐长张廷怀一岁，尊为兄长。周日青上前叩见叔父。大排筵席，在书房款待。差人随日青到客店搬取行李什物，就在张家庄内安歇。天天饮酒谈心，议论古今，甚觉舒畅。一日张廷怀出外，日青也不在跟前，圣天子一人独坐，心中闷闷不乐，举步出门游玩，直往大街而行，不觉到了一座大庄院。抬头一看，真乃楼阁连云，雕梁画栋，宛似皇宫

帝室无异。迈步行至大门前观望，方知是刘家相府，心中一想，此间莫非是刘墉家中么？再看门上，见有一匾，匾上写着“天下第一家”五个大字。天子一见心中大怒：想你刘家不过是一宰相，何得为天下第一家！朕乃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方为天下第一家。你如此妄称，毋乃自己看得太大了。细思此匾必有缘故，不若待朕进去查个明白便了。心中主意已定，举步行进大门，即问把门老者一声，将高天赐名片拿出：“烦劳与我进内通传，拜尔主人。称言：我在京中与刘相爷厚交，今日到来问安。”老者领命接片，立即进内禀知。少顷，只见家人出来，称说：“家爷相请。”圣天子即随家人进内，直过丹墀，见有一座四柱大官厅砌造得十分华美。早见三四个少年，生得十分文雅，同在厅边恭候。分宾主坐下，小童奉上茶烟。一少年后生道：“请问先生高姓大名，贵乡何处？”天子答道：“余乃顺天府人氏，姓高名天赐。”少年又问道：“请问高老爷，在军机处现居何职？”天子又答道：“某由翰林出身，在军机处与刘相爷协办。为因丁忧，闲暇来到贵省游览，顺路拜访府上。”少年道：“不敢当！不敢当！”圣天子问道：“请问尊府门上之匾，写着‘天下第一家’五字，是何解法？”少年答道：“我年少无知，请高老伯入二堂。”圣天子立即与少年告辞，即随老家人转入二堂门内。只见二堂外一所丹墀，直上官厅，亦与头进一般。老家人请天子在官厅上坐，说：“待我禀知家主出来奉陪。”便转过花厅而去。须臾，步出一人，年约四十余岁，衣冠楚楚，风致飘然，趋承而上。与仁圣天子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家童献过香茗，即开言道：“不知高老爷贵驾光临，望祈恕罪！”仁圣天子答道：“小弟顺道拜候，得睹

芝颜，慰乎我怀矣！”其人又道：“请问高老爷在军机处与家兄同事几年矣？”圣天子道：“在军机处五载矣。请问尊兄：贵府门前之匾写着‘天下第一家’，是何解法？”其人又道：“此匾之解法，小弟不知。请高老爷入三堂问我家父便知。”圣天子道：“请尊兄命人通传引见。”其人即命家人引进三堂。圣天子立即起身拱手而别。入到三堂一看，见其光洁铺陈，更比二堂华美。家人请圣天子在堂坐下，回身转入左边花厅，即见一人年约六十余岁，体壮神清，笑容满面，飘飘然而来。一到堂上，与圣天子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其人道：“请问高先生到来，有何贵干？”仁圣天子答道：“小侄在京丁忧，闲暇无事，到来探望庄大人同年，顺路游玩贵省江南景致。闻得刘兄府上在此，特自到来拜候老伯金安！”其人答道：“尊驾与小儿相好，彼此即是世交，无事屈驾在舍下居住数天如何？”圣天子答道：“感领感领！小侄现在张员外家下居住，迟几日再来打扰便了。请问老伯：贵府门上之匾写着‘天下第一家’五字，是何解法？”其人答道：“此匾五字，我都不知，高先生要知匾内端的，请入四堂问我家父便知。”天子闻言，心中十分疑惑，为何个个俱称不知，其中定有缘故，他叫我入四堂问他家父，我亦入去问个明白便是。仁圣天子想定，开言道：“烦老伯命人引我进去，拜候公公便是。”其人即命众人带圣天子进入四堂。圣天子即便起身揖别，径至里面。见丹墀两旁有四柱，大厅悬着许多名人字画。直上大堂，比三堂更加华美，金碧辉煌，古画奇珍，不计其数。圣天子叹道：“怪不得说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！孤家宫殿都不如他也。”家人即请高老爷在堂上坐下：“待我禀知家主出来奉陪。”说完即入花

厅而去。少顷，见一位白发公公扶杖而出，年约八十余岁，三缕长须，十分精神壮健。直到堂上，与圣天子见礼坐下。公公道：“请问高先生到来敝省有何贵干？”圣天子答道：“到来贵省探望庄友恭大人，现在张廷怀员外家居住，顺道特来府上拜候。”公公道：“尊驾无事，不妨在此留住数日，遍游敝省地方，江南胜景甲于天下。”圣天子道：“到来贵省，一则游玩地方，二则探望知己朋友。请问公公，贵府门前之匾，上写着‘天下第一家’五字，是何解法？”公公答道：“门上之匾是家父百岁上寿，各亲友共送三匾，后堂两匾，门前一匾。请高先生入后堂，问我家父便知明白。”圣天子闻言，此公公尚有老父，百岁以上之人居住后堂。尚有两匾，未知如何写法？随即开言：“求公公命人带我进观，感领感领！”公公即叫家人，带圣天子进后堂。圣天子起身作揖而辞，随家人转入后堂。只见四边奇花异草，青青绿绿，香味远飘，恍似仙洞一般。圣天子叹道：“此间真仙境也！”步到堂前，见上挂一匾，书曰“百岁堂”。家人道：“高老爷在此等等，待小的上堂禀明家主，然后请见。”圣天子道：“烦劳烦劳！我在此等候便是。”家人即便上堂，未久出来言道：“高老爷请进。”圣天子即随家人进内。只见堂上清洁不凡，桌上有龙涎香一炉，香烟馥馥，到此令人神清气爽，如广寒仙洞一般。圣天子直至堂上，见一老者坐在睡椅之上，左右有二小童侍立。发与须眉俱白，红颜皓齿。圣天子上前作揖道：“老公有请。”公公一见天子，即命小童扶起，拱手回礼道：“请坐请坐。”宾主一同坐下，公公道：“高先生光临茅舍，有何见教？”圣天子答道：“小侄孙乃北京人氏，在军机处与令孙同事。今日顺道到来，拜

见老公公，得睹尊颜，十分荣幸！”公公道：“贤侄到此，可曾游玩各处胜景否？”圣天子答道：“曾游玩数处。贵省好景一时观之不尽，天下可算第一胜地也。”老公公道：“高先生现在何处居住？”圣天子答道：“在张廷怀员外家居住。”圣天子随即问道：“请问老公公，今年贵庚几何？”老公公道：“老拙今年一百零八岁。”圣天子闻言叹道：“真乃高年老长者也！”又问道：“请问老公公，贵府门前之匾，上书‘天下第一家’五字，是何解法？”老公公道：“高先生有所不知，老拙上年百岁大寿，众亲朋来上三匾：门前之匾曰‘天下第一家’；堂前之匾曰‘百岁堂’；堂内之匾，是序吾家内之事。高先生请看堂内之匾，便知明白。”圣天子闻言，即便抬头细看。堂内之匾曰：

天嘱其希，地嘱其希，帝嘱其希，家内老少亦嘱其希。父为宰相，子为宰相，孙为宰相。如我富，不如我贵；如我贵，不如我父子公孙三及第；如我父子公孙三及第，不如我五代结发夫妻百岁齐。

仁圣天子看完匾道：“此真天下第一家也！”又与老公公言谈几句，作别回庄而去。圣天子回到庄上，廷怀道：“今日往何处游玩去了一日？”圣天子道：“往刘家庄坐了一日。见他门前之匾上书‘天下第一家’，我不解其故，后至入门问他，少年后生叫我问他家父，又着人引我入二堂见他家父。既至二堂，又叫我入三堂问他家父。后至直入五堂，见一百岁公公，叫我看其堂匾，方解其故。”将前事一一说明。张廷怀道：“刘家富贵寿考，真系天下无双。”大众言谈一回，晚膳已完，各归寝所。

光阴如箭，不觉到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。本处风俗，专以打擂台为例。到了是日，张廷怀命家人摆设酒筵，与圣天子开怀畅饮。饮完之后，张廷怀道：“我们去看打擂台如何？”圣天子道：“甚好甚好！”即便一齐同出街前，说说谈谈，到了龙王大庙前擂台之下。看见人如蚁队，来看打擂台。摆卖什物，不计其数。台主乃是赵芳庆，本处有名望的教师，手下徒弟数百余人。圣天子与廷怀二人一齐来到台前，只见台上有一对曰：

武勇世间第一，英雄天下无双。

左边有一规条曰：

上台比武，不论军民人等，不许私带暗器，拳脚之下，生死两不追究。

只见台下齐拥挤，闪开一条大路，见有数百余人，摆齐五色军械，簇拥着一位教师到来。生得十分武勇。犹如天将一般，来到台下，约有数丈，一跃上台。在台上耀武扬威，口出大言，声言：“有本事者，上台比武；无本事者，不可上台枉送性命。拳脚之下断不留情。”说了数句，激怒了台下一位武探花萧洪金，一跳上台，开言道：“赵芳庆，我来与你比武。”赵芳庆道：“萧老爷，你乃本处一大绅衿，不宜来上擂台，恐妨交手拳脚无情，有伤贵体。”萧洪金道：“不妨，你有本事尽管放过来。若是知机者，快快下台藏拙，不宜在此夸大口，目下无人。”赵芳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来你来！”萧洪金道：“就来！”即摆开架势，用一路双龙出海，扑将过来。芳庆用一路大鹏展翅，双手格开。你来我往，斗了三四十个回合。萧洪金自己气力渐渐不加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登时就被教师芳庆飞起一脚，将他踢下台来，跌